

朝

韩国当代小说丛书

薛舟主编

薛

舟

徐

丽

红

译

权知艺

著

暴笑

花城出版社



韩国当代小说丛书

薛舟主编

薛

舟

徐丽红

译

权知艺

著

暴笑



中国
广州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暴笑：权知艺小说选 (POHK-SOH by Kwon Ji Yeh)

(韩) 权知艺著；薛舟、徐丽红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 5

(韩国当代小说丛书)

ISBN 7-5360-4326-0

I. 暴 ...

II. ①权 ...②薛 ...③徐 ...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韩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9280 号

责任编辑：朱燕玲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市桥环市西路工农大街 45 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75 1 插页

字 数 155, 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326-0/I·3458

定 价 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录

1	是谁咬过的苹果
25	窥视者
51	暴笑
79	白糖
101	青辣椒
129	幸福的灾难
179	刻在我心上的鸟迹
225	评论·健康患者的伦理学
239	作家的话
241	致中国读者

是谁咬过的苹果

江

汽车驶过大桥。江水就在连栏杆都没有的水泥桥下。但是江水已经干涸，江心也干枯了，露出圆圆的鹅卵石，在秋日午后的阳光里显得额外慵懒。这就是兄山江的支流吗？与其称之为江，倒不如说这是一片宽广的碎石地。记忆中的江，从来就没有过水。没有江水，也

没有桥，一条荒凉的江。兰记得自己曾经三四次走过这条江。

小时候，每当她跌跌撞撞地走在碎石路上，总有人把她背起来。外婆的背，妈妈的背，还有小舅舅的背。上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因为高跟鞋老是陷进石缝，她摔倒了，还扭伤了脚踝。舅舅到车站接她，给她提着沉重的行李，还把后背转过来怂恿她坐上去。趴在比自己大四岁的舅舅背上，她尽量不使胸部贴在舅舅背上，汗水很快浸透了全身……

这座桥好像建于十二三年之前，因为结婚以后她就再没来过这里。

过了桥，就差不多到了。兰望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江，目光深深地沉静下来，那目光仿佛觉得自己就和这干涸的江一样荒凉。兰想起妈妈曾经说过的话。

“不要觉得没有水的江可笑。雨水一大，水还是会溢出来的。你三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背着背包回娘家，就来到这条江边。那时我肚子里已经有了小革。以前从没有过这种现象，雨季都过去好几天了，黄色的江水依然滚滚流淌。我背着你，头上顶着包裹，两手还各提一个。我站在江水前，不知如何是好。过是肯定要过的，可是怎么过呢，我站在那里犹豫了好长时间。正好有一位大叔，给他钱，他就可以把背架借给我用。他先把包裹送到对面，然后让我坐到空背架上。这时候我又迟疑了，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过去了，婆家，你的家就都完了……好像就再也回不来了。大叔，请把我的包裹送回来吧。他就把包裹给我送了回来。但我还是无路可走……我没了主意，来来回回搬运了好几趟包裹。最后，大叔也发火了。太阳慢慢

地落山了……我叫住大叔，背着你上了背架。那时候，黄色的江水就仿佛我心里腐烂的脓水……”

对妈妈来说，这条江是一道界限吗？

汽车过了桥，右边是一片绿油油的麦田。再转个弯，汽车突然停在一幢石头建筑前。下根二里，小村会馆。高大的桦树下，一张用塑料布罩着的平板床上落满了灰尘。喜鹊刚在水田边的白杨树枝上筑巢，它们乖巧地叫着。一切都如此陌生。兰环顾这个笼罩在昏暗的游丝面纱中的村庄。

一条黄狗沿乡间小路走来，看见兰就无精打采地“汪”了一声。组合式住宅，红色的屋顶……很久以前，外婆家是镰刀形的瓦房。现在村里的房子大都变成了组合式住宅。在冬季田园的赤色之中，原色的屋顶显得格外刺眼，就像一个乡下老太的嘴唇上涂了口红一样令人难堪。

乡间小路走到尽头，是一栋有着米色围墙的红屋顶的房子。种在篱笆门前的梧桐树早已消失不见，只有外婆出嫁那年种下的粗壮的柿子树，把影子懒洋洋地铺在围墙上。

前面被树阴遮住的水泥平台上，南瓜干和萝卜干已经晒得发黄。比目鱼晒在朝阳的地方，盖在上面的薄纱布被一群大苍蝇包围起来，苍蝇嗡嗡叫着。如果撇开苍蝇扇动翅膀的声音，平台上面的景象就仿佛一幅寂寥的静物画。通向房门和走廊的台阶一角，孤零零地放着一双矮跟的黑色皮鞋和一双粘满黄土的低腰靴子。

“外婆！妈妈！”

没有声音。兰走上台阶，打开房门，年逾八旬的外婆正侧

身躺着。兰悄悄地走进房间。老人大概睡着了。

外婆可能是在做梦，不时地抖动一下肩膀。头顶上的木盘里，放着四个吃剩的煮玉米，其中一个可能是用牙齿匆忙啃过，旁边还沾着黄色的米粒。

走廊门上面摆了两个相框，并成四十五度角倾斜着。那是庆祝外公六十大寿子孙们欢聚一堂时拍的照片，彩色的照片已经褪色了。以这张照片为背景，覆盖在六十大寿纪念照上的是妈妈的黑白结婚照，还有妈妈结婚前跟两位姨妈整齐地搭着左臂拍摄的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妈妈穿一件白色的小褂和一条黑色的裙子。大姨妈穿的是颜色鲜艳的百褶裙和西洋衬衫，小姨妈身穿海军服。尽管如此，三姐妹中还是数妈妈最漂亮。妈妈的样子有时会让人想起《厢房客人和母亲》中那个年轻的崔恩姬。

据说，四十年前妈妈的照片曾经被挂在小镇唯一的一家惠成照相馆的橱窗里。稍微化过一点妆的女孩儿，粉红的脸颊和红通通的嘴唇，浓浓的眉毛。照相是一种魔术。妈妈鼻子周围长过麻子的地方看不出一点痕迹。

另一个镜框里排列着许多小照片，通过这些照片可以窥见舅舅们出生和成长的过程。她还看见弟弟小革的百天照片，小鸡鸡向下垂着。舅舅们的毕业照和军装照摆成扇形。一张婚礼照片吸引了兰的目光，那是小舅舅的结婚照。米色礼服使舅舅本就黝黑的脸看上去更加显眼了，然而泛在他脸上的喜悦却整齐地盛满了他炯炯有神的目光。新娘害羞地低着头，露在外面的长脖子显得很纯洁。照片是去年春天拍的，新郎的年纪是四

十二岁，新娘二十五岁。

“谁啊？是小兰来了吗？”

外面传来闹哄哄的声音。

门开了，妈妈和大姨妈带着外面呛人的空气走了进来。刺鼻的香气也一起进来了。

“天啊，我的孩子，你怎么才来啊？我以为你坐四点的车来，等了好长时间，刚才和你姨妈一起到田地里挖了些荠菜回来。今年冬天这么暖和，垄沟里长了很多荠菜，有的已经老了。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妈妈的眼角下面满是水汽。

梧桐树

“外婆，梧桐树怎么没了？”

没有回答。

“外婆的耳朵背得厉害。”

姨妈转过身来说。

为了省油，她们把三个大房间放着不用，只给里屋取暖。三代女人熄灯躺下了。

“岂止是耳背啊！”

妈妈长叹一口气。

“你说那棵梧桐树吗？你外公一去世，外婆就把那棵树砍掉了。就因为梧桐树叶在门上投下隐隐约约的影子……她说好像是外公在打手势，很吓人的。你外婆，其实她胆子很小。尽

管她是个女强人式的妈妈，可一个人守着连块磁铁都没有的空房子，的确是很吓人的。你外公中风不能说话，只能打手势。六年来，伺候他拉屎撒尿……镇上要授予她烈女奖，她说什么也不要。”

“不过姐姐，幸好她耳朵聋。比起梧桐树来，我更讨厌竹林里发出的竹子声。刮风的日子，我都不敢在后面走路。”

村子尽头的房子后面有一片竹林。风穿过空心的竹子发出的声音，竹子和风相互勾结在月光里呻吟的声音。兰侧耳倾听。

“你们这些孩子！门锁上了吗？”

外婆霍地一下坐起来，耳朵背，声音自然也大。

“明子，你刚才锁门了吗？”

姨妈回头问妈妈。

“锁了，妈你睡吧，不用担心。”

外婆坐到尿盆上，哗哗，哗哗……哽哽，撒完尿后重新躺到原来的位置上。

黑暗的空气里飘荡着一股尿臊味。外婆长长地呻吟一声，很快就睡着了。

“老太太睡着了？”

大姨妈小声问妈妈。

“睡了。”

“老太太命不好，年轻时就吃了不少苦，到老了也该过得舒服些……养三个儿子又有什么用。”

“姐，你说让妈妈跟勇福媳妇住在一起不好吗，相依

为命……”

“别提这个了。勇福媳妇可不像伺候老人的人，反倒要老人来伺候她。自从勇福死了以后，她整个人就变得很古怪。原本默默无言又勤快又能干的一个人，现在什么活也不碰，跟幅画似的躺在那里，妈妈还得给她做饭，甚至连月经期里的衣服都要给她洗。”

“这么看来，妈妈也真是的。勇福死了，这又不是妈的错，为什么要战战兢兢地活着呢？大概是一辈子伺候人习惯了。这叫什么来着，是奴性之类的吧。不过，勇福死后，他媳妇也打掉了孩子，是不是精神就不大正常了？”

“她本来就不大正常嘛！把她赶走，她自己再回来。年纪轻轻的，过自己的日子不好吗，何必非得回来呢？”

“是夫妻情深，像年糕一样不易分开吧。”

“什么年糕年糕的。嫁过来才两个月就出了这种事情，她就是疯了也不足为奇。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嫁给一个四十二岁的孤僻老光棍，肯定有问题。腿稍微有点儿瘸，这就不说了，说不定哪里还有更严重的毛病……也不知道强迫她打掉孩子，是对还是不对。不过这么年轻，还是应该让她离开，要是让她把孩子生下来，谁对孩子负责？妈妈还像是个带孩子的人吗？”

“她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妈妈，妈妈就像个罪人似的耳朵更不好用了，神经也不正常……哎，妈妈和勇福都够苦命的了。”

“妈妈一嫁到咱家就伺候老年痴呆的婆婆，自古以来就是

穷人家事多。把小叔子、小姑子们养大，让他们成家立业，又伺候中风的父亲六年。父亲一死，结婚刚两个月的小舅舅又惨遭飞天横祸，死了。为了给舅福治病，妈妈操劳了一辈子，病好了，四十多岁的老光棍也娶了媳妇，办喜事那天，妈妈高兴得直跳舞，还说现在就是死了也没什么遗憾……”

“舅福媳妇也不怎么样啊。”

“可别把她当回事。”

妈妈吁地叹了一口气。姨妈也缄口不语。簌簌，簌簌……是竹林的声音吗？兰合上眼睛。小舅舅的命运仿佛天生就是悲剧。舅舅生下来刚过三周，家里修厕所，也不知道犯了什么忌讳，外婆一只眼的黑眼球就像日偏食一样被遮住了一半。舅舅是个晚熟的孩子，自从进入青春期他的肝就出了毛病。外婆为此操碎了心。中学退学后小舅一边做农活，还担起了家里所有的重担和杂活。大约从十年前开始，为了给他治病，偶尔也去汉城。三年前，他做完头部手术，病几乎就痊愈了。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汉城小姨妈的家里，已经是去年冬天的事了。四十多岁的他很显老，脸晒得黝黑，就像干旱的农田，还长了皱纹，头发也白了一半。那时他已经跟邻村的瘸腿女孩订婚，婚期也定下来了，已经是个准新郎了。一个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老光棍的辛酸，就像长期不流动而长满青苔的水沟里散发出来的阴郁腥气。兰对他说新婚快乐，他听完以后脸都红了，很害羞的样子。

兰想起跟小舅同岁的燮。那时，兰认识燮还不到三个月。如果说舅舅是水沟，那燮应该是一挂水势凶猛的瀑布。每次见

他，兰就觉得全身都置于瀑布的包围中，禁不住地颤栗。

妈妈把手缓缓伸过来，抓住兰的手，宽厚而且温暖。姨妈又说话了。

“你也是，假设当时也和我一起打针不就好了。要是早知道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还会那样吗？拼死拼活地说什么也不肯打针……”

姨妈讲起了让妈妈的命运陷入泥塘的天花的故事。妈妈七岁时，流行天花病毒。不知是保健所还是什么地方派来医生，要给村子里的人注射疫苗。可是妈妈说什么也不肯打针。妈妈爬到柿子树上，像蝉一样贴在上面，就是不下来。妈妈曾经跟兰提过这些。

“要是你知道会变成麻子，也许就不会那么做了吧？”

妈妈嘿嘿笑了。

在兰小的时候，妈妈曾到姨妈所在的汉城做过整容手术。被其他孩子嘲笑为麻子女儿的兰，希望妈妈一回来就能像白雪公主一样美丽。可是妈妈的脸没有更多改变。两颊上面有一点儿轻微的斑痕，还算可以，只是鼻子旁边还和以前一样凸凹不平。那时，父亲每月只回家一两次。

父亲被挂在小镇照相馆里的照片所吸引，来到外婆家的苹果地里，坐在瓜棚里远远注视摘苹果的妈妈，然后找到外公，纠缠外公把女儿嫁给他。知道妈妈是麻子后，他也没有退缩。一直因为二女儿郁郁寡欢的外公对这个勇敢的青年大加赞赏，以七斗地做嫁妆嫁走了女儿。父亲是一户贫困家庭的长子，却很有胆识和魄力，好容易读完高中跟妈妈完婚，父亲上了警察

学校，成了一名警察。接到命令，父亲独自去了釜山。妈妈一边务农，一边侍奉年迈的婆婆，生活在等候父亲的喜悦里。生下兰之前，妈妈是幸福的。

兰刚刚学会走路，妈妈得知父亲有了别的女人。因为怀着小革，所以妈妈没有放弃父亲回心转意的希望。可是就在警察父亲和妖女人之间，仿佛存在着一种类似鄂鱼和鄂鱼鸟的关系，进退两难。也许他们早就唇齿相依生死与共了，不知不觉中父亲要靠那个女人生存，而那个女人也利用了父亲。难道妈妈不知道，这种关系要比爱情还坚固？妈妈靠着父亲按时寄来的工资含辛茹苦地把兰和革拉扯大。退休之后的父亲没了利用价值，又回到妈妈身边。这一次，是妈妈提出分居。

“勇福这孩子，虽说得的是心脏麻痹，可我总觉得他是死于马上疯。大家都在私底下议论，虽然妈妈什么也不说。做了四十年的老处男，终于娶了媳妇，他该多高兴啊。娶回媳妇以后整个人都变得精神了。”

姨妈转向妈妈。

“别人怎么知道他是老处男？”

妈妈带着困意，气呼呼地问。姨妈又翻过身去，平躺着说：

“他笨头笨脑的，村里人谁不知道啊。”

妈妈的手，无力地从兰手里滑落下来。

姨妈大概是睡不着觉，声音生硬地呼唤兰：

“兰，睡着了吗？你心里也很乱吗？”

兰假装睡着了，没有回答姨妈的问话。不一会儿，三人的

喘息声和呼噜声就像不协调的和声一样散布开来。在这声音里，竹林摇曳的声音就像间奏响起。久久不能入眠的兰转身对着开向竹林的窗户。

柿子树

中午，兰睡了一觉。睁眼一看，太阳如洪水一般穿过玻璃门照射进来。外面院子里，传来老姐妹俩的声音。

“姐姐，别摇了。”

“你再往上爬，会掉下来的！你不头晕啊？一摇就掉下来了，你为什么一定要爬到最上面去摘呢？你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属猴的，还像以前那么爱爬树。”

“姐姐，你害怕吗？你也爬上来吧，心情很好。啊啊！”

“你都多大年纪了。胆子还这么大。”

“好，接住筐，别在下面啰嗦了。你不是疯狂地喜欢柿子吗，我不大喜欢。”

打开房门，妈妈正悬挂在柿子树上。姨妈在树下踮起脚尖儿接筐。妈妈坐在赤色天空下结满橘红色果实的树枝上。看见兰，妈妈就朝女儿挥手。

妈妈就像个天真的少女，摇晃着身体在唱歌：

“骑马的老头儿打瞌睡，骑牛的老头儿打瞌睡……兰啊，我小时候只要一上树，心里就痛快。村里所有的女人中，大概就属我最爱爬树了。我在树上读国语课本、唱歌，直到太阳落山。”

兰想起来了。家里没有父亲，一切都需要妈妈料理。屋顶漏雨了也是妈妈爬上去，矮个子的妈妈还踩在椅子上换灯泡，踩着梯子刷油漆也是妈妈的事。妈妈从小喜欢爬树，或许正是神对她的眷顾。兰突然产生这样的想法，不禁苦涩地笑了。

外婆把剩下的凉饭和菜渣洒到院子里，嘴里嘟哝着说：

“别掉下来啊，这孩子，都多大了？不就摘几个柿子嘛，要爬那么高，可别惹出什么乱子……”

“知道了，妈妈。不就玩玩嘛，妈妈，太脏了，别再洒了。”

姨妈轻轻地责怪外婆。

“哎呀，一到冬天，很多动物都会饿死的。野鸡会来吃，迷路的山兽会来吃，狗来吃，老鼠来吃，小鸟也会来吃……动物们得有东西吃才行。”

“你总这样，家里就是被这些东西吃光了。”

“那也总比我一个人好。”

“兰，起床了。怎么睡这么香。吃个柿子吧？”

姨妈眨着被太阳刺痛的眼睛，把筐递过来。

“不，现在还不想吃。我出来吹吹风。”

兰走出篱笆门。妈妈在柿子树上大声问道：

“你去哪儿？”

兰转过头来回答说：

“果树园。”

妈妈坐在柿子树上，身上闪烁着灿烂的花纹。

“骑马的老头儿打瞌睡，骑牛的老头儿打瞌睡……”

走出田间小路，绕过村庄，过了大麦田，再穿越一条小水沟就是外婆家的果树园了。父亲被展示在小镇照相馆里的妈妈的照片所吸引，就是到这里来求婚的。刚满二十岁的妈妈两颊带着苹果般的潮红，望着坐在瓜棚里的陌生青年，她会感觉心神荡漾吗？

冬天的果树园荒凉到了极点。兰小的时候，一到外婆家就能看见那些苹果树。纷纷扬扬的苹果花，无聊而结实挂在枝上的苹果，还有宝石一般闪烁在天空中的红玉般的晚霞。所有的形象都仿佛青春的回忆固定在身体里，而树已经老了。富士苹果总是被选为最受欢迎的品种，舅舅死后就没有人照顾了。在兰看来，它憔悴得像一个被抛弃了的老人。

大概是因为收获不太彻底，一些小苹果嵌在地里烂掉了，还有一些被鸟啄伤的苹果岌岌可危地挂在树枝上。

瓜棚没变，还和以前一样，一半屋顶被遮住了。兰抚摩着树桩，然后走到瓜棚的木头台阶上。小时候觉得很宽敞的地方，其实不过两坪左右，这让她觉得新奇。以前，她躺在这里做家庭作业，听着村里磨面坊的机器声，经常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瓜棚曾经是她和年龄相仿的兄弟姐妹们的游戏场。摘一篮子没熟的青苹果，大家进行才艺表演，拿苹果当奖品。评委就是小舅。与弟弟小革年龄相仿的表哥表弟们在瓜棚上面呼啦啦呼啦啦……一起跳螃蟹舞，爆发出一阵阵笑声。暴笑声中偶尔还间以杂乱的口哨声。舅舅最拿手的歌曲是罗勋亚的《爱是泪水的种子》。

忘了是什么时候，大概是女高一年级那年的暑假，有一